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6 1941

T9299/8125(80)

宗室反叛門五

唐室篇

廬江瑗反幽州

齊祐謀反齊州

永璘反河陵

五季篇

梁朱友諒降晉

梁朱友諒作亂

唐李克寧謀作亂

唐末僞命篇

楚徐威立馬希崇

遼族篇

刺葛反亂

重元反

喜隱反

金族篇

蕭盧虎謀反

撻懶謀反

元室篇

乃顏反

海都寇邊

阿難答謀逆

宗室反叛門六

皇族篇

漢高煦反樂安

安化真譚反寧夏

宣宸濠反江西

也先弒逆

禿堅反雲南

阿魯輝舉兵

海君道部卷二百二十九

千名類 九

宗室反叛門 五

唐室篇

廬江王瑗反幽州章

廬江王瑗高祖族孫也初為幽州都督

太祖第七子蔡王蔚生西平王安安生濟南王哲哲生瑗武德初

封廬江公五年進爵為王為幽州大都督

高祖武德八年 乙酉 夏六月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廬江王瑗懦怯非將帥才使領右軍將軍王君廓佐之君

廓故羣盜勇悍儉許瑗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王密與瑗相結六月秦王殺建成上立秦王爲皇太子自上稱太上皇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說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瑗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囚執敕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爲也汝寧隨瑗族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爲逆汝何爲隨之入湯火乎衆皆棄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壬午以王君廓爲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劉氏曰瑗書反矣君廓不書討何不以討予君廓也曷爲不以討予君廓君廓陷之則不得而誅之也

齊王祐謀反齊州章

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初爲齊州都督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說之曰王兄弟旣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爲然弘智因薦妻

兄燕弘信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壯士督君暮梁猛虎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悛改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敕書戒之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爲功必殺之上以校尉韋文振謹直用爲祐府典軍文振數諫祐亦惡之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暮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萬紀以爲君暮猛彪謀殺已悉收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爲非者數十人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

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旣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祐等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絕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上賜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飲以爲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宮車弘亮等曰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爲王揮刃拂之祐喜以爲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

其境齊府兵曹杜行敏等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躁聲聞數十里祐黨有居外者眾皆攢刀殺之祐問何聲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爲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爲煨燼矣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起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扶弘亮目投睛於地餘皆搥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錄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爲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進黃祐曰

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爲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縱擊虜之慚不能殺敕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爲榆社令以杜行敏爲巴州刺史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

永王璘反江陵章

永王璘玄宗第子

玄宗天寶十五載 秋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上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安祿山反玄宗皇帝奔蜀太子至靈武卽位

是爲肅宗

尊帝爲上皇天

帝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

時蜀中尚未知太子卽位故下此制

永王璘克山南東道嶺南

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副長沙太守李峴
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道及淮南河南等
路節度都使以劉彙爲之傅李成式爲副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
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鄧景山爲之傅充副
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
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
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

卮言曰甚矣玄宗之闇也寵嬖倖任姦回已召亂矣又倉惶出
奔束手無策所謂明者安在夫旣以太子總天下兵討賊又使
領諸道節鎮復以諸王分領諸道是因亂而分天下也財賦兵
權悉付諸王祇教之爭據耳璘安得不反然則太子靈武卽位
未可盡非也

冬十月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璘幼失母爲上

肅宗

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

璘分總天下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

西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
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
有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
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
於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
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
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璘爲之

使與江東節度使常陟共圖璘甲辰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耶乃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李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劉氏曰遣討者肅宗也書上皇遣何病肅宗也肅宗趣取大物故永王啟保有江表之心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慊也此特筆也

肅宗至德二載丁酉春二月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將兵三千軍於瓜步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露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爲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收庫物甲兵欲南奔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
驤出峽來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文
皇欲渡遼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
陵作小山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
安到日邊

蔡氏詩話曰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獨其詩自序云半夜
本軍來尋陽蒲旌旛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
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譖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
蓋其學本縱橫以氣俠當自任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
耳故其東巡歌有用安石靜胡沙之句至其
卒章乃云掃胡塵入長安亦可見其志矣

五季篇

朱梁養子友謙降晉章

朱友謙太祖昺養子也昺篡唐稱梁帝封友謙冀王爲護國節度使

壬辰梁太祖昺
乾化二年夏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昺而自立秋七月梁遣

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梁郢王友珪弑父昺篡立諸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
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
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
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禮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
勅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援

劉氏曰書爵何子友謙也曷爲子之友珪弑逆友謙欲討而力

不逮雖降晉可也凡梁臣降晉不書叛梁為篡而晉猶唐也

癸酉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友謙復歸梁

庚辰梁王瑱貞明六年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梁康王友敬作亂章

康王友敬太祖三子也末帝瑱立封康王

乙亥梁王瑱貞明元年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十月辛亥德妃張氏將出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

宿衛兵率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以致於亡

後唐李克寧謀作亂章

李克寧晉王李克用弟也

初李克用為晉王以其弟克寧為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

度使戊辰梁開平晉稱唐天祐五年正月晉王病篤命克寧與監軍張承業等

立其子存勗為嗣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誼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

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怊怊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存勗襲位為晉王克寧首

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

戊辰

梁開平二晉王存勗稱天祐五

春二月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或托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顯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眾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請讓之又因事擅殺都虞侯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為巡屬晉王皆聽之李存顯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

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人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曷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

克寧及存顯

劉氏曰書謀亂矣不書討殺何克寧叔也亦既執之待以不死而誅其黨可也殺之過矣

尹氏曰言殺不言誅者存叔姪之分也而曰謀作亂則克寧之罪自著矣

天台胡氏曰李克寧之奉存勗初焉非不忠順其後外搖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殺其身地親而屬尊者居王少國疑之時可不戒哉

唐秦王從榮作亂章

秦王從榮明宗嗣源長子也丙戌後唐莊宗 司光四夏四月唐弑其王存勗

是為 莊宗八月唐王嗣源立十二月唐王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丁亥後唐明宗 天成二春二月唐王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明宗以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

戊子後唐天 成二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馮贇為副

留守指揮使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河南尹從

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

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

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秋七月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

優入則飭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

師傳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異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天台胡氏曰自梁開平以來至於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

巳丑

唐天成四

夏四月唐以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

皆推從厚而輕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疆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耶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召思權詰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夏四月壬子以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北都留守

天台胡氏曰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所以求自安者乃所以自危也帝不罪思權其後遂爲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構雖罪思權亦末如之何以兩易二子之任何謂哉

庚寅

唐長興元

秋八月唐立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

癸巳

唐長興四

秋八月唐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唐太僕少卿何澤見帝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帝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帝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帝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權幽之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延光等知帝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帝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胡氏曰明宗邂逅得國無奢侈之奉而有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

庖言曰立太子有何難明宗小人戀戀忌諱耳胡氏以盛德言未必然明宗雖不知書旣親儒生喜

經義而惜然於此豈非馮道等稽古之力不足以啟沃故耶

九月癸未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屢求外補以避之帝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安用表爲二人復言之乃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乃出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冬十一月唐王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十一月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

謂孟漢瓊馮贇輩

辛卯

從榮遣都押牙馬處勻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勻曰王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勻謂二人曰公輩誰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眾中言之夜

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

義誠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戌從榮自河南

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勻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

帝之嗣位也先入居於公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

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勻詣康義誠

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

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勻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

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王上拔擢

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王上何地吾輩尚

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

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耶吾何愛餘生當自帥

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

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故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鎮鳳翔帝言欲召之汝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搵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庭密謀馮朱患從榮狼狽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何如任使

宗室文反

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拏戮而從皆不問主
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
已伏誅王因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輦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
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詔推官王說等八人
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
詹事王居敏推官郭駿竝貶官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
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
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
從榮敗遠以是知名戊戌帝殂辛丑宋王至洛陽十二月癸卯朔
即皇帝位

劉氏口終綱目太子書作亂二趙太子章太子書誅三趙太子章

于宣唐秦王舍是無書太子作亂誅者矣

唐末偽命篇

楚徐威廢馬希萼而立希崇章

馬希崇楚武穆王殷之子文昭王希範庶弟也

初楚武穆王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子希聲襲位希聲卒弟
希範襲位母弟希廣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以庶弟
希萼為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崇為天策左司馬丁未五月希
範卒將佐議以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
劉彥瑫等皆欲立希廣乃稱希範遺命共立之

丁未晉大福十二年秋八月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希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嘗為希萼調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巳酉

漢乾祐二

秋八月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

馬希萼引兵趣長沙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希萼歸劉氏曰潭州何楚王希廣所治也希萼稱兵則罪也曷為書攻如敵辭曲不在外也希廣以少代長名不正矣綱目所不予也故希萼不書寇希廣不書討皆書攻其見殺也不書弑書殺

庚戌秋七月馬希萼以羣蠻攻潭州

劉氏曰希萼曷為不書楚外之也兄弟相攻非矣又召蠻夷以戕宗國以為是亦蠻也故外之自是希萼不書楚

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

劉彥瑫請擊朗州楚王希廣從之彥瑫入朗州希萼遣兵逆戰楚兵大敗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

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廣之亡宜矣

十一月馬希萼將兵攻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馬希萼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楚王希廣遣劉彥瑫等拒之以馬希崇為監軍

希崇在長沙常為希萼調希廣今又使之監軍所以籍寇兵也

十二月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楚王希廣命諸將皆受許可瓊節度時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可瓊可瓊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朗兵水陸急攻長沙劉彥瑫按兵不救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等皆獲之丁未希萼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賜希廣死辛亥周廣順元夏四月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爲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楚王希萼旣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旣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小門使謝彥顯本希萼家

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希崇御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顯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耻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逵行逢因帥衆逃歸朗州黜留後馬光贊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愚懦嗜酒逵行逢等廢之送於唐推劉言權武平留後希萼旣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便魯公縮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後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四月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蹙齧馬十餘入府自

帥其徒執斧斤白挺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
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顓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
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
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
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永和請爲隣藩掌書記李觀象說言曰
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隣不若先檄希崇取其
首然後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卽斷都軍判官楊仲敏
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
前辰陽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
責翊翊皇恐自殺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
國人不附衡山指揮使廖偃等共立希萼爲衡山王召募徒衆州
縣多應之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
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
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十月辛卯
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
跋恒奉牋詣鎬請降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
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馬希萼望唐人立巳爲潭帥而潭
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鎬趣希崇
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奉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
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

兄弟鬩閭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辛未鎬遣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唐主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明年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

卮言曰馬氏之滅皆希崇為之也始與希萼通謀奪希廣之位者希崇也既與徐威作亂篡希萼之位者希崇也兄弟相圖自為殘破而唐乘其弊王席未煖而國已亡矣希崇之罪可勝誅哉

附錄

卮言曰宋朝三百餘年宗室無一反叛者由其恩寵有數不任事權也而誅戮亦不見於史冊蓋亦千載之善事焉

遼族篇

遼耶律刺葛反亂章

耶律刺葛契丹太祖億

本名阿保機

之弟也

契丹太祖億有弟五人曰刺葛曰迭刺哥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

辛未

梁乾化元年契丹太祖五年

夏五月契丹主之弟刺葛等謀亂盟而釋之續編

刺葛性愚險好亂與諸弟謀反安端妻粘睦姑以事聞契丹主不忍加誅召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之

壬申

契丹太祖六年

冬十月契丹主之弟刺葛等復謀亂釋不治

刺葛復與諸弟謀作亂會契丹主攻木不姑還次北河魯山諸弟以兵阻其歸路契丹王乃南趨赤水河諸弟各遣人謝罪命釋之

癸酉

契丹太祖七年

春三月契丹王之弟刺葛等反誅其黨而釋之

三月契丹王次蘆木迭刺哥圖爲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詐言來覲契丹王知其謀至則拘之而分其部隸諸軍刺葛率衆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會弭姑乃懷里陽言契丹王兵且至衆遂驚潰掠居民北走契丹王以兵追之刺葛寅底石引衆徑逼行帳焚輜重廬幕縱兵大殺述律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僕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契丹王至土河命抹馬休兵諸將請急追之契丹王曰伺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旣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四月追刺葛及於培只河盡獲其輜

重生口遂進擊之刺葛逆戰而敗焚其車乘廬帳而去遇契丹王所伏兵復大敗乃遺其所奪神帳於路而奔五月至榆河與涅里袞阿鉢被獲寅底石自剄不殊契丹王還時大軍久在道輕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爲食孳畜道斃者什七八物價十倍噐物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藉數百里因更刺葛名暴里涅里袞投崖而死有司詢獄逆黨凡三百人契丹王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其賜宴一日遂其平生之好使爲之酒酤或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契丹王猶不忍置諸弟於法杖刺葛迭刺哥而釋之謂寅底石安端性庸弱爲刺葛所脇而然皆赦不治因謂左右曰謀逆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開國以來未

嘗有也不誅其黨何以示戒

扈言曰夷狄之君能開國傳家者非獨其才雄也德量亦有過人者焉契丹王之弟三亂而三釋之且愛出由衷言非矯飾雖懲惡未嚴履霜致寇可謂過於厚矣

丁未

漢天福十二
遼天祿元

冬遼主封安端爲明王以主東丹

遼太宗卒於軍世宗立安端以敗李胡功封明王使主東丹其子察割封泰寧王辛亥九月察割弒世宗而自立穆宗討殺察割而代之赦安端通謀罪放歸

本紀贊曰周公誅管蔡人未有非之者刺葛安端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君人之度乎

宋王喜隱遼太祖少子李胡之子也

遼太祖第三子李胡淳欽皇后蕭氏所生也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而母篤愛之太宗天顯中遂立爲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南伐李胡留守太宗卒於軍兄子世宗立太后遣李胡發兵拒之世宗至幽州遣五院夷离董安端等爲前鋒遇李胡於石橋李胡戰敗走還太后自將禦世宗遇於橫渡以耶律屋質言罷兵世宗入臨潢李胡以不得立居常怏怏太后因與謀廢立世宗遂幽太后及李胡於太祖墓側子喜隱初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穆宗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辭連李胡并囚之李胡死獄中景宗初立喜隱聞有赦自去

其械而朝景宗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於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封宋王授西南面招討使稍見進用復誘羣小謀叛景宗命械其手足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聖宗統和中追謚李胡章肅皇帝本史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嗚呼創業垂

統之主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遼耶律重元反行宮章

耶律重元聖宗次子初封秦王

遼聖宗太平三年封次子重元爲秦國王聖宗卒皇后稱制密謀立重元重元以其謀白於興宗興宗益重之立爲皇太弟道宗卽位立爲皇太叔尊寵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

宋仁宗嘉祐八年

遼道宗

夏五月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覲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爲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世遂誘脅弩

手軍犯推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
賊必躡於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軍爲營折行馬
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祇柵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
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
出爲近侍阿厮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
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圍之
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
邏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三千薄行
宮會五院部節度使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
陣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
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
曰乎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

金族篇

金宋王蒲盧虎謀反章

宋王宗盤本名蒲盧虎太宗子

蒲盧虎金太宗長子天會十年壬子爲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嗣
位爲尚書令封宋王未幾拜太師

宋高宗紹興九年

金熙宗宣天眷二年

秋七月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

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堯王訛魯觀太祖子爲左丞相

復附之撻懶穆宗子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

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金魯王撻懶謀反章

魯王撻懶穆宗子

撻懶金穆宗子天會五年丁巳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

與蒲盧虎謀反釋不

問詳前章

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

金主以撻懶為行臺左丞相杜充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謂使者曰

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鶻懶

等鶻懶亦太宗子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

懶南走追而殺之於祁州其黨皆死

周氏曰蒲盧虎撻懶皆以金宗室為將相繼反逆皆受典刑

則犬羊雜揉之情狀可見矣然綱目必書謀反伏誅者不以夷

狄之故而遂廢討賊之公也

宋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丙寅冬十二月祭及蒙古和

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

古益彊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且冊其酋熬羅孛極

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酋自稱帝

元室篇

諸王乃顏反章

乃顏大王太祖弟別里古台大王之玄孫也元宗室俱稱大王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

先是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

脫歸四月乃顏反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

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

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
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
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
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
親討之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王子高麗王勝請益兵
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乃顏
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率所部六萬逼
行在而陣帝遣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
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
壁不出司農鄉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
牀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
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
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
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
敗走追執之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合兵
出瀋州亦見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八月乙丑帝還上都

二十五年

戊子

夏四月詔皇孫鐵木耳行邊

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
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
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
戶府二十六年三月尚書省臣言乃顏以反誅其人戶月給米萬
七千五百餘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請徙置江南充沙

不丁所請海船水軍從之

海都寇邊章

海都太宗之孫也

海都太宗子合失大王之子也世祖時居北邊地名無考至元十九年

壬午春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以禦海都諸王昔里

吉憲宗之子與脫脫木兒襲木忽兒撒里蠻等謀劫皇子北平王以叛

欲與札刺忽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悔過執昔里吉等北

平王遣札刺忽以聞

至元二十六年巳夏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

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海晉王甘麻刺率

衆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王親征至北邊

謂上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今

日之事何愧昔人

二十九年壬辰冬十二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帥師討之伯顏兵至阿撒

忽突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

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

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周氏曰書叛者所以正諸王悖逆之罪也諸王乃元室懿親反

附夷狄以抗君父可都亦元宗室周氏蓋未之考其惡可勝言乎故特書曰討

三十年巳夏六月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

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未至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丁酉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海都軍敗走之

八鄰之地時爲海都所據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帥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估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依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二年己亥冬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忘於備禦命海山卽軍中代之

五年辛丑秋八月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癸卯秋七月篤哇遣使乞降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飾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戊中冬閏十一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漠北悉

平

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以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庚戌春二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周氏曰有功則賞雖讎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追此固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闕闕出謀反罪狀甚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察八兒海都兒子叛不能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息非天刑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公實未嘗手刃此妄奉行天討不能順私恩以廢公法耳今而謀反者僅流悖逆者賜帛不知有功者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厄

曰周氏前條旣以海都爲夷狄此條又以海都之子爲宗親淺陋如是然其論亦合常理故并錄之

仁宗延祐元年

封察八兒爲汝寧王

後傳二世詳世系

厄言曰海都寇叛屢抗大兵成宗不戮其子而賜之帛過矣仁宗又昇以王爵使之傳世尤過矣過於厚與過於刻等耳海都已死宥其子不誅而放之裔土俟其改行而復之不亦可乎

阿難答謀逆章

安西王阿難答世祖孫也

世祖第三子忙哥剌封安西王出鎮長安卒子阿難答嗣成宗元貞二年丙申春安西王傳鐵赤脫鐵木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立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邪賦稅軍帖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傳事五月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發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餓死其給萬石擇貧者賑之

武宗大曆十一年

丁未

春正月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

朝帝崩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刺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歸於上都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卽位

是爲武宗

厄言曰明里帖木兒前附海都以叛得免於誅幸矣至是又附安西爲逆凶人之性不移豈有悛乎雖然好亂而數反者卒亦未有能免者也

月魯帖木兒阿難答之子延祐中封恩王

文宗至順三年壬午夏四月諸王月魯帖木兒謀反伏誅

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無畏兀僧玉珍達八的刺板的國師必刺忒納失律沙津愛護持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卮言曰傳云四凶之族世濟其惡此天性不移不待教而誅也况大家巨室習與爲非鮮有如崇伯之幹蠱蔡仲之改行者漢之吳淮南可監矣元海都寇叛而其子察八兒不悛阿難答謀逆而其子月魯復爲反謀曾無悔禍感恩之心誠傳所謂濟惡者然則亂臣賊子而盡戮其孥豈爲過哉

黑驢等謀逆章附

黑驢元族也歷平章政事

仁宗延祐七年

庚申

夏四月平章政事黑驢御史大夫秃秃哈等謀逆

伏誅

正月仁宗崩二月太子以黑驢趙世榮並爲平章政事三月太子卽位是爲英宗四月以拜住爲左丞相有告黑驢秃秃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列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柰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張氏曰黑驢等謀爲不軌特書伏誅以正其悖逆之罪至若不去其官所以深著其惡也

也先帖木兒等弑逆章

也先鐵木兒世祖第五子雲南王忽哥赤之子初爲營王知樞密事

英宗至治三年癸亥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九月晉王卽位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英宗至治初御史大夫鐵迭迭兒旣奪爵籍產鐵失爲御史大夫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右丞相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旣而懼誅乃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治三年癸亥秋八月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元史按梯不花世祖第子安西王忙哥之子也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臥所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卽位

是爲英宗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鐵失知樞密院事冬十月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張珪也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周氏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帝因諸王買奴之請悉正典刑討賊之義正也蓋亂臣賊子始則弑其君者欲圖後王之榮利然往往滅亡誅戮無一全生然則果何益哉直書曰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所以扶人極也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夏四月帝以烈風地震戒飾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瑄自大都至以其與臺院等官集議來上言鐵木迭兒與鐵失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貴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烈祖第四子鐵木哥幹赤斤後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讎忿殺親王妃王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今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帝不從

諸王滿禿等附逆章

滿禿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之曾孫也初封陽翟王

泰定帝致和元年

戊辰

秋七月帝崩於上都八月簽書樞密院事燕帖

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

初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氏竦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請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兒與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也史不載陰結勇士八月甲午燕帖木兒執烏伯都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遣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

北口

諸王滿禿等謀叛附於燕帖木兒伏誅

諸王滿禿阿馬刺台闊闊出平章買驢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等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悉誅之

卮言曰元臣之為逆者宗室諸王往往附之

囊加台稱兵章附

囊加台史失其系

政和元年戊辰冬十一月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稱兵燒絕棧道

恭定帝崩太子卽位於上都懷王圖帖睦爾兵陷上都遣使迎周王于漠北殺梁王王禪等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脫為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寬徹

等稱兵燒絕棧道

張氏曰不曰起兵而曰稱兵者不宜稱也燒絕棧道其惡尤甚矣何以不書反是時圖帖睦爾固篡國賊也囊加台苟能倡義反正移檄討賊起兵可矣柰何自稱為王燒絕棧道則是乘時為逆而非為元致討也不書反者上下等賊耳恕此罪彼

夏四月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囊加台降尋殺之

圖帖睦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加台囊加台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殺之於市籍其家

張氏曰囊加台稱兵僭號其罪甚矣誅之宜矣曷為以殺書囊加台固賊圖帖睦爾亦賊耳直書曰殺不予賊討賊也

諸王禿堅反雲南章

禿堅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春三月雲南諸王禿堅反遣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督諸將討之

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爲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不花爲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進討之

五月雲南宣慰使祿余等叛附於禿堅詔遣諸王雲南都思帖木兒會諸路兵進討之

初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以討禿堅之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於禿堅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

王雲南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二萬與湖廣省臣並討之

二年辛未夏四月阿剌忒納失里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阿剌忒納失里及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烏蒙東川諸夷皆款服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未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秋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

祿余旣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旣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師擊破賊若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古彖失舉家赴海死獲禿堅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伏誅章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襲封陽翟王

元史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生脫忽大王脫忽生俺都刺大王俺都刺生愛牙赤大王及陽翟王禿滿愛牙赤生陽翟王太平禿滿生陽翟王曲春曲春生帖木兒赤帖木兒赤生阿魯輝帖木兒俱封陽翟王

順帝至正二十年

庚子

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

邊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於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

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周氏曰阿魯輝稱兵犯順曷爲不書反而書舉兵惡順帝也帝荒淫無度不恤國政乃獨夫耳故書舉兵而不書反然曷爲以討書帝雖失德君也阿魯輝舉兵有詞臣也亂臣賊子不討則接迹於天下矣故直書而兩致其罪

卮言曰元末起兵者皆不書反是時順帝失政天下皆亂豪傑並起自立者悉書某王遣兵不復書討若敵國矣然元主得罪於天下而非得罪於其宗阿魯輝藉威權以擁兵吐逆詞而犯順舉兵同而所以舉兵異故書討書誅以正其罪

秋九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

周氏曰阿魯輝之舉兵前既書討今兵敗被殺又書伏誅以正其罪者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為萬世立君臣之大防也

道部卷二百二十九終

君道部卷二百四十

干名類十

宗室反叛門六

皇族篇

漢庶人反樂安章

漢庶人高煦成祖第二子也

成祖第二子高煦初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於

京師顧不肯學日遊嬉輕躁無行一太祖崩建文即位高煦從

世子

即仁宗皇帝

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

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淫

荒狡黠險狠不可御久矣靖難兵起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

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戰勝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丘福等善高煦時稱二殿下功高成祖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東宮封高煦為漢王

永樂十四年丙申春三月改封趙王於彰德漢王於青州

初高煦封漢王國雲南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成祖狩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爪搥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僭用天子車服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

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固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五年丁酉三月徙漢王高煦之國樂安

上巡北宮高煦聞不豫逆謀益著上聞之促駕南還召楊士奇

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

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使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

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

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全

父子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

教習水戰數十事有實狀上怒召高煦褫冠衣囚繫西禁門條其

罪且誅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

暱徙封樂安州促即日行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

聞變可朝發夕擒也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二十二年^{甲辰}秋九月召漢王高煦至京師

成祖北征晏駕 仁宗卽位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
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城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
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汝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
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上召示瞻圻
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洪熙元年^{巳酉}秋七月漢王高煦建言朝政

仁宗崩 宣宗自南京奔喪卽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陳奏
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上顧侍臣曰永樂

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
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高煦日有
請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
與之袍服高煦益自疑宣德元年正月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
報謝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
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宣德元年^{丙子}秋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至樂安擒之遂班師

上初卽位高煦反謀益決八月壬戌朔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
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高煦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
濟南爲應又散弓刀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
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

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弭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唯還上問高煦何言對無所言又問高煦治兵何如

對無所見上曰泰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上大怒泰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元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歎曰高煦果反立召張輔諭親征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遣指揮黃謙等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墀留守北京定國公徐景昌等守皇城安鄉伯張安等守城少師蹇義等扈行陽武侯薛祿將前鋒及五軍列侯諸將從征辛未發京師癸酉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

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去
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
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
利誘餌事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戍寅獲樂安
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
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
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汝顧得赴家柰我輩何又
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及聞親征始懼於
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
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
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

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
於伍被自昔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
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苟免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
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
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
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
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
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
安城無一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然我兵
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砲聲振如雷城中股慄諸

將請卽攻城上不許乃遣勅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皆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罔賚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又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始終保全如始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將何及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而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不允但以勅章示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尚書張本鎮撫樂安八月乙酉班師命中宮頒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等赴京

九月帝還京繫高煦於逍遙城王斌朱恒伏誅

九月丙申上還京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

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蓋詳備云王斌朱恒等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朱榮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誠滄州衛指揮鄭典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高煦鎖繫逍遙城其後上欲往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亟命壯士昇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之輒動積炭鉢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並死

寘鐮反寧夏章

安化庶人寘鐮慶靖王曾孫也

寘鐮者慶靖王

王太祖第十子

曾孫也祖秩終慶靖王第四子永樂十

九年封安化王卒謚惠懿父遂壘封鎮國將軍弘治六年贈安化榮和王寘鐮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安化王封

武宗正德五年

庚午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鐮反

是時劉瑾擅權毒亂天下寘鐮遂起逆謀告生員

寧夏衛儒學生員

孫景

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鐮呼老天子寘鐮益冀望非分及何錦周昂俱因景文貸寘鐮銀納級陞都指揮遂與交密會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畝索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鐮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時矣寘鐠遂爲酒召何錦周昂及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
四月五日寘鐠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
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
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
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執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
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叅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
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
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
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
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脇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
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
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
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

五月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
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鐠寧夏遊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鐠檻
送京師秋八月寘鐠伏誅

朝廷聞寘鐠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
總制陝西延綏寧夏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
統各路兵討之以寧夏指揮使仇鉞充遊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
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興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
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叅將鉞爲副總兵著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
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

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納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
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
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
喜尚稱病臥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逼東岸兵勿使
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昂問
鉞病鉞猶堅臥呻吟伏諸蒼頭候昂入殺昂鉞卽被甲仗劍跨馬
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
人擒寘鐸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魏鎮等
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八月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
就擒遂械寘鐸錦廣等至京頌繫寘鐸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
衛獄廷鞫伏誅第寘鐸坐黨廢庶人將軍鼎才俘至京旣論死後
有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
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鼎
才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叱曰
此鼎才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鼎才死者誰也
寧庶人反江西章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玄孫也初嗣寧王

宸濠者寧獻王

太祖第十一子

玄孫康王庶子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

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
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爲羣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
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喜時時調中朝事
聞謗言輒喜聞言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

無算得復護衛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諸權奸又得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幽知府鄭瓛宋以方逆謀日甚副使胡世寧上疏云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決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大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

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故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濠大懼出金帛萬計遣奄余欽入京徧賂中朝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捕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衛獄謫戍遼東自是宸濠益復無顧忌輒與山谿諸劇盜通又南昌致

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懽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識緯濠賓致深信之與謀不軌

十四年

已卯

夏五月遣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奸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旣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屢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閏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眞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

正王春劉吉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乃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宸濠謀去燧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卽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時江彬寵日隆太監

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奏內稱寧王孝譏上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上不朝也上疑之又知濠差人留京邸令太監韋彬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宸濠必反狀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御史又復交章大學士楊廷和恐禍及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與兵部尙書王瓊言之勅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爲召濠也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宸濠攻南康九江

初崔元差往江西以五月二十日得旨京師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卽飛報王六月十三日已至南昌見宸濠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宸濠大驚往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等往拿荆王過南昌宸濠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旣罷宴密召劉養正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卽夜遣人急召李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叱濠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

遂益怒張目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遂縛燧副使許逵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汝安得侮辱又縛逵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賊挫折燧左臂并達殺之僞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士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抗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參政王綸李敷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等剽四出收兵涂欽閔廿四等帥賊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名宸濠令師夔守之

秋七月宸濠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等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上以芻蕘鄙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置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旣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是時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已據江西上流防宸濠反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乃留宜春王拱榦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僞勅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

宗室反叛 卷六
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媵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留兵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濠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文錦誅鵬家賊勢遂怯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與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宸濠生日且以觀變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發兵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止守仁母回南贛卽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文定等及各屬縣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斬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守仁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拱櫛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宮中自焚諸兵乘亂頗肆屠掠伍文定遂促哨兵先赴追賊邢珣從之守仁尋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卽欲歸援乃移沅子江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于黃家渡文定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并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親督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

火焚之諸軍乘風火入賊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濠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八月帝討宸濠

上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暴其罪惡告郊廟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詔未下而宸濠已就擒八月車駕駐蹕良鄉王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九月上至南京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以宸濠付永而身還南昌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一欲啓

覈守仁以禮待之北軍乃不敢犯遂班師

十五年

庚辰

冬十月帝班師還京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伏誅

鄭氏曉曰宸濠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就擒濠反謀雖久意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始掠省城兵器孫巡撫已名討賊移外郡倉卒不能備招賊又爲諸下邑遏不得去諸僞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知兵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皆逃避去孫巡撫所置初城遏賊不得逸盡就縛濠檻車至南京諸權奸得濠金錢者尚在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語言濠謂且得釋獨忌守仁有權術兵精慣戰不敢動久乃誅

卮言曰武宗朝幾於亂矣宸濠妄意非分乘覈而反倉惶起事如

兒戲耳當是時王文成以雄才握重兵據江西上流濠黨略不爲
備且令孺子守城安然東下此議論所以紛紛而不知濠意欲直
取南京不在爭城據邑安慶之攻非得已也然文成遽來豐城聞
變卽回亦若倉卒而應非有素備者豈亦不意濠之速反耶朝政
雖闕大勢未動江西人心毫無反仄而濠欲以烏合市井賊徒亟
圖僭逆雖微文成何難剪滅哉

心道部卷二百四十終



